

# 劉向新序纂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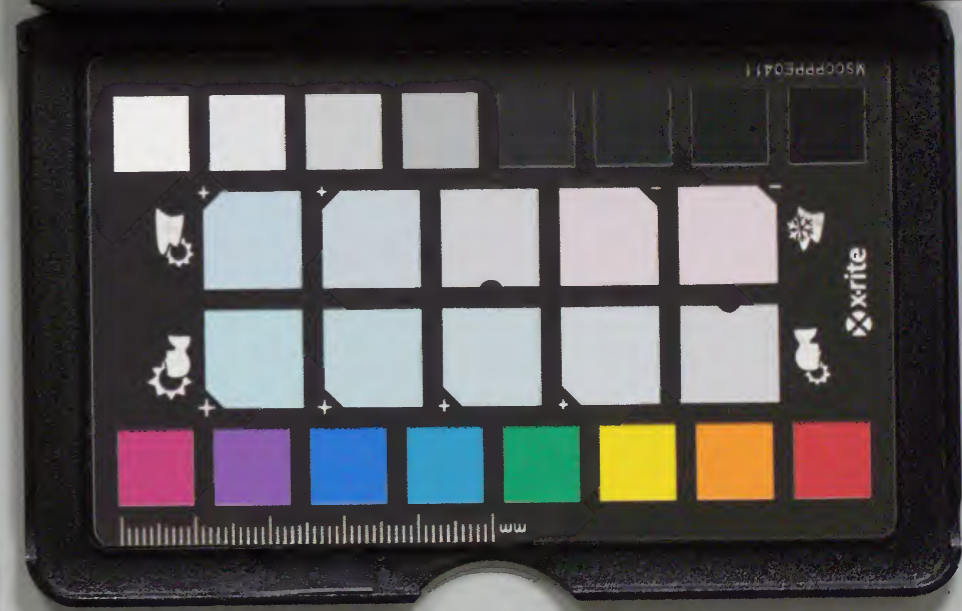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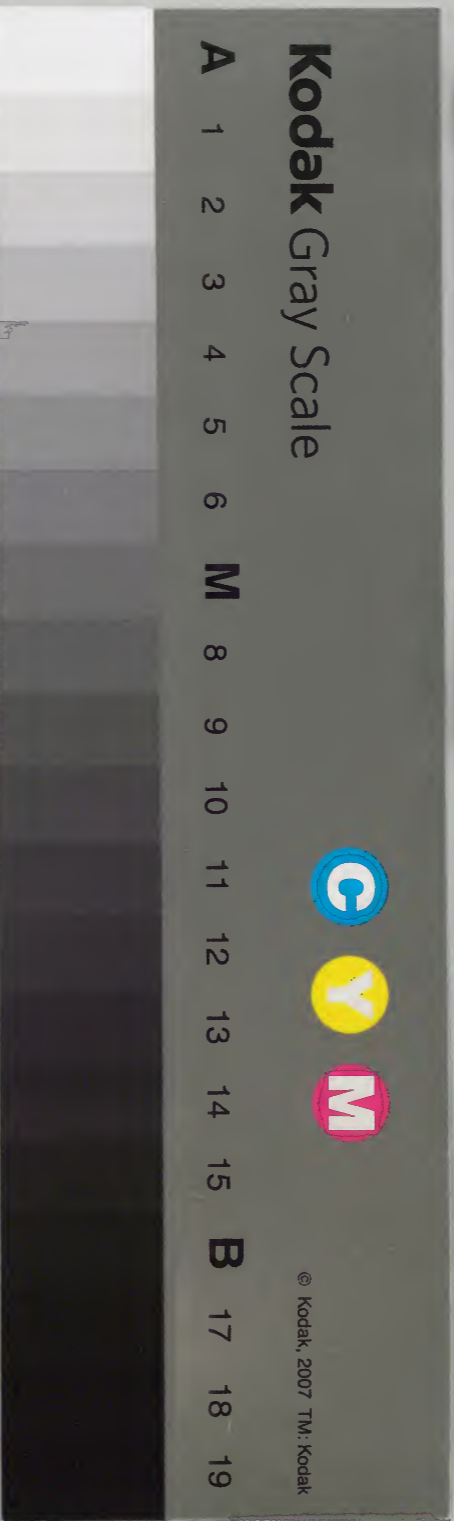
十

本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六七九〇	一七四	一一	八

內閣文庫		
和書	類	號
一六七九〇	八	一一
函	架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790
冊數	8 ( 8 )	
函號	1:1	332





劉向新序卷第十

日本 長沼

武井驥纂註

淺草文庫

善謀下第十

凡十四章。廣漢魏叢書本無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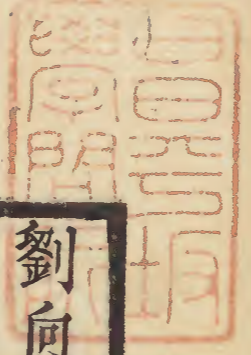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史曰項梁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懷王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

守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守不下。史高祖本紀作略南陽郡南陽

守齧走保城守宛。顏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驢按上守字恐衍。沛公引兵圍宛三

匝。南陽守欲自殺。史及漢書殺作到匝亦圍也。其舍人陳恢止

之曰。死未晚也。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司屬官號。於是





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史漢而作必太田周曰而故皆堅守衆城顏師古曰無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登陴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瘳足下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涓涓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史漢計下無者字顏師古曰共爲要約許其降也封其郡

守爲侯即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漢書壘足下二字沛公曰

善乃以宛守爲殷侯漢書善下有七月二字封陳恢千戶引

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史曰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謚爲文侯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曹本屬前章今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

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

豈非項王耶曰然漢書淮陰侯傳曰然上有上字大王自斷勇仁

新



悍強孰與項王。

吳本朝解本無悍字。非。史作自料。勇悍仁強。漢書同。句上有信曰。二

字。顏師古曰。悍。勇也。與如也。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

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

項王為人。

史漢有也字。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漢書作意

鳥猝嗟。司馬貞曰。喑噤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

然不能任屬賢將。

顏師古曰。屬。委也。

此匹夫之勇耳。漢書此下有特字。耳作也。項王見人

恭謹。

史謹作敬。言語响响。史作嘔嘔。漢書作狗狗。人疾通。鄧展曰。和好貌也。

病涕泣分食飲。

漢書人下有病作患。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印劓殺弊。忍不能與。

漢書無殺弊二字。印上有刻字。鄧食其傳劓作玩。臣瓚曰。

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史漢有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

漢書中下有而

字。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

史曰。漢元年十月沛

公先入咸陽。項羽後至。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怒。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諸

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

主。自王善地。史主下有而字。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

姓不附。史多上有天下二字。漢書疊百姓。特劫於威。姓二字。顏師古曰。結怨於百姓。

強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漢書無王字。顏師古曰。羽自號

西楚霸王。故曰其強易弱。顏師古曰。今大王誠云。名為霸王也。



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史何下有所字。下同。顏師古曰。言何所不

誅也。下皆類此。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不散。顏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劉氏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

此敵無不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散敗也。

不可勝計。漢書壘將字。歲下有而字。弟子二字倒。或曰弟子句。屬上。史曰。漢元年項羽立

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號曰三秦。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

顏師古曰。脫。免也。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史漢有也字。大王之入武關。秋

毫無所害。顏師古曰。秋毫。喻微細之物。司馬貞曰。案秋毫。秋乃成。王逸註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漢書與秦作與

史下秦下有民字。李紀沛公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且秦

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

中。民戶知之。史戶作咸。漢書約上有之。顏師古曰。言家家皆知。大王失職

之蜀。民無不恨者。顏師古曰。之。往也。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顏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言不足用兵也。檄者以木簡為書。

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持於

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捕羽。於



是漢王喜。漢書喜上有大字。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

署諸將所擊。顏師古曰：部。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

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

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武臣、陳人，張耳、立

武臣為趙王，張耳為相，陳餘為將軍，趙王間出為

燕軍所得。顏師古曰：間出，謂燕囚之，欲與三分其

地，乃歸王。史：張耳、陳餘傳作分趙地半。漢書作欲

燕以和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

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

載歸。史無人字，漢書無中人二字。公上有二字，蘇

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

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顏師古曰：謝其舍

謂其舍中人，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

於此舍下，輒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史

加人字，非也。若何以能得王？顏師古曰：廝養

下有餘字，死上有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

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酒，卮已

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

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史而

新序 卷十 五



趙王。漢書曰，下有若，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

史漢何，下。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史漢意作

志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

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史漢策作

言其不用兵車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為卿相哉。

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史曰，下有而字。顧其勢始定。顏

古曰。顧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為王。

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曰。易，輕

也。况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

燕滅無日矣。顏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王以為然，乃遣趙

王養卒為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為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史本傳曰。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食音異，其音

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

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史氏，

有人字。司馬貞曰。案此等語，俱出管子。夫厥倉天下，轉輸久矣。張守節曰。

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四十有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



之曰穀倉也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

堅守厥倉乃引而東令譙過卒分守成臯史作今適卒漢

書同並無過字驥按過適以字形似衍顏師古曰適讀曰譙譙卒謂卒之有罪譙即所謂譙戍張守

節曰成臯即汜水縣山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史有也字方今楚易取

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吳本朝鮮本作反却自守

便漢書無其字司馬貞曰以言不且兩雄不俱立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

工女下機漢書工作紅顏師古曰未手耕曲木天也司馬貞曰案謂女工是工巧也天

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

史漢陸作足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

兵陳於陛階之間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

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據厥倉之

粟漢書作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路顏師古曰大

內野王之北距蜚狐之口漢書蜚作飛臣瓚曰守

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顏師古曰以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厥倉卒

地形而制服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

夫後據厥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

也史曰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周亞夫周勃子為條侯孝景帝三年吳王



漢楚王戊反。嬰為大將軍。亞夫為大尉。伐之。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此章舊本屬前

章。今從吳本嘉靖本朝鮮本別提今田橫據千里之齊。驥校。橫當作廣。下同。

史曰。田橫立田榮于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事詳田儋傳。田間據二十萬之

軍於歷城。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儋。諸田宗強。負

海阻河濟。漢書海下有岱字。顏師南近楚。民多變

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史漢陸作足。下

也。作破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史漢作使為漢而稱東藩。

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

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

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漢書天

之。齊王曰。天下何歸。史何。下曰。歸漢。王曰。先生何

以言之。漢書作食其曰天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

面擊秦。顏師古曰。戮力并力也。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史漢中。上項王

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

帝之處。漢書處。上有負字。張守節曰。出函谷關。史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願擊楚之殺義帝者。收天下之兵。立諸



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其士漢書

分與天下同其利豪桀賢才皆樂為其用漢書作

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顏師古曰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

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史漢過作罪顏師古

惡念舊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

莫得用事顏師古曰言唯為人刻印而不能授

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也史漢並事作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史漢乘下井陘誅成安破

北魏史漢安下有君字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

魏以大梁在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

也漢書作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史曰

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莊子曰然而黃帝不能致

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又見魏策

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

行之阪漢書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

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

行

行



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為然。即聽酈生。罷歷下兵。

戰守之備。漢書作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顏師古曰。日日縱意而飲酒。

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

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

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史曰。范陽辯士蒯通。顏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

也。酈生為田橫所害。史曰。田廣聞信兵至。乃後信以為酈生賣已。遂烹之。

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史曰。漢十一年。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

悔不用蒯通之計。乃詔齊捕蒯通。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漢書張良傳。王下有

於字。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漢書撓作撓。顏師古曰。撓弱也。酈生

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

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

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漢書嚮作面。楚必斂社而朝。顏師古曰。社衣襟也。

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顏師古曰。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

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史求作來。是漢書同。謁下有漢王二字。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

於字。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漢書撓作撓。顏師古曰。撓弱也。酈生

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

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

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



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漢書而作以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

也畫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

命也史斯能作度其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史句上曰

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

斯能得紂之頭也史斯作度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吳本矣作也武王入殷表商容

之間顏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表謂顯異之軾箕

驥按此章子房引武成之語而為說也

子之門史作釋箕子之拘漢書軾作式方封比干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

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羸漢書羸作窮服虔曰鉅橋舍名也許慎曰武王發散以賑疲民

也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

曰偃武備而倒載干戈史載作置戈下有以示天

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五也漢書也作矣下六也同休馬於華山之陽以

示天下



示無所用。漢書用作爲。高誘曰。萃山在華陰南。西嶽也。今陛下能休馬

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也。休牛於桃林以

示不復輪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輪糧乎。嘉靖本朝鮮本

糧作糧。史作桃林之陰。漢書作息牛。桃林之壑。示天下不復輪積。晉灼曰。桃林在弘農閿鄉南谷中。

武成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曰。未能也。其不可七

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史指作離。漢書作左。去

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史作咫尺。漢書無游

字。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

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

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

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服虔曰。唯實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

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顏師古曰。服說

是也。驥按。楚惟無彊。倒語。猶言惟無彊於楚。晉灼說長。韋昭解亦同。誠用客之計。陛

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顏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驥按。周

公一飯三吐哺者。致賢之急也。此吐哺者。發怒之甚也。罵曰。豎儒幾敗乃公

事。史乃作而。漢書作廼。司馬貞曰。而公。高祖自謂也。顏師古曰。幾。近也。令趣銷印止

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藉。定海內。張子房之謀

也。

新序 卷十 十一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漢書高帝紀云冬十月止軍與淮

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史曰彭越者昌邑人字仲

軍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顏師古曰後改不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

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

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其不至固宜顏師古曰理宜然也君王

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顏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則不

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

越傳自作從張守節曰從陳潁列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

信又先有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張守節曰故齊舊地從宋州已

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

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

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史曰漢二

年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外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

為魏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

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

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

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史留侯世家。幄作帳。漢書幄里，下並無之字。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史曰：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地理志曰：下邳縣屬東海。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史漢有俱封二字。其餘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維陽南宮。上

臺見群臣徃徃相與坐沙中語。史。上臺作從復道。漢書作下望。見諸將徃徃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史漢謀上有此字。如淳曰：蔡邑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史漢作屬安定。顏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漢書定作取。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史漢有所親愛而四字。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史無下此屬以字。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將奈何？」史將作之。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

數窘辱我。漢書故下有怨字。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顏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

高祖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史漢欲上留侯曰。今

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

自堅矣。嘉靖本不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司馬貞曰。縣。而急詔趣丞相御史。陳殷曰。御史之名屬廣漢。

曰。御史大夫。曰。中丞。曰。侍御史。曰。治書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監察御史。謂之七貴。定功

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

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

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漢書

劉敬傳輅輓二字倒。史同。下有衣其羊裘四字。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輿。以輓車也。顏師古曰。輓。引也。

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

與鮮衣。史與下有之字。司馬貞曰。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

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史漢有衣字。顏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繪也。此褐。謂織

毛布之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

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說文



曰。邠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國。毛萇曰。邠。姜源國也。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

耳。張守節曰。拈地志云。幽州新平縣。即漢。漆沮縣。詩。幽國。公劉所邑之地也。大王以狄。

伐去邠。有故字。杖馬策居岐。史漢策作莖。顏師古曰。莖。馬策也。杖。

謂柱之也。云。杖。馬莖者。以示無所。擄持也。張晏曰。言。馬莖示約。國人爭歸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事皆見史本紀。

家語好生篇。孟子滕。始受命。史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史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司馬貞曰。各。元字。公信。解者云。夷。謚也。應劭曰。姓。墨。胎氏。春秋少陽篇曰。姓。墨。一。武王。

名。元。顏師古曰。濱。涯也。事。見孟子離婁篇。

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漢書滅。上有遂字。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維漢書相。下有焉。邑。

字。維。邑。作都。維。拈地志曰。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以為

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

漢書無周字。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漢史

德以。二字倒。及周之衰。分為兩。漢書分。下有而字。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王城。

有也。者何。西周也。張守節曰。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

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赦又居王城。也。

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史有也字。漢書豐周字。非德薄。形勢



弱也。

史薄，下有也而二字。

今陛下起豐擊沛。

漢書無擊字。

收卒三

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

小戰四十。

史羽，下有戰榮陽爭成皋之口八字。

使天下民肝腦塗地。

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

未起。

顏師古曰。夷創也。

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

為不侔矣。

漢書無周公二字。史同矣。作也。顏師古曰。侔等也。

且夫秦地被

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齊策曰。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曰。四面有山

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也。

卒然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

秦策曰。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顏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

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

史漢有山東雖

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

其背未全勝也。

史亢作肱。全下有其字。張晏曰。肱。喉嚨也。顏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捉

持之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

顏師古曰。肴肴山也。澠澠池也。倍河海。

嚮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

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

不過數百里。田地狹。

漢書張良傳狹作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



武之國也。史有也。字。夫關中左肴函。張守節曰。肴三穀山也。函函谷關也。右

隴蜀。張守節曰。隴山南連蜀之岷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顏師古曰。沃者溉灌

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云。南有巴蜀之饒。沃野秦策曰。沃野千里。蓄積饒多。

北有故宛之利。史漢故作胡。是顏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

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博物志曰。北有胡宛之塞。大宛傳曰。多善馬。阻三面守一

隅。東向制諸侯。漢書作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

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司馬貞曰。此言所謂

者。蓋是依憑古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婁敬金城也。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

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

楚之難。十年乃囚彭越。陳豨宛胸人。七年反。盧縮。豐人。十二年入。匈奴。九江黥布。見後章。

燕盧縮代韓王信封國。五年反。事詳本傳。鄧展曰。豨名豨。關東之兵。雖百萬之

師。驥按。雖字。恐衍。屬上。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

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

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

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歲之始。以下其首。勸

通。相。後卒為建信侯。史曰。漢七年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



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孟康

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徐廣曰。學道引。欲輕舉也。舊本屬前章。今別提。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史留侯世家。漢

書本傳無氏字。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

所為。史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顏師古曰。諱雉。司馬貞曰。字娥姁也。

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漢書無入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驥按。呂澤呂后長兄。為周呂侯。

呂后紀曰。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呂澤高祖八年卒。然則如意為趙王。在九年。史漢所記蓋

有誤。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史今日作今上。漢書作君常為

上謀臣。今上曰。云。顏師古曰。言日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卧。史有乎字。留侯

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史漢有策字。今天下安

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漢書肉下有之。字。無幼及餘字。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

雖以口舌爭也。吳本無也字。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

有四人。漢書無天。下有三字。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此四人者。年老矣。吳本角作角。司馬貞曰。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宜明。居園中。因

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

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稜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



譜及陶潛四八月而為此說陳殷曰綺里李無註皆不敢強為之說顏師古曰所謂商山四皓也

以上慢侮士漢書作嫚侮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

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漢書公上今

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

顏師古曰宜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

見之即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

是召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

人至令召澤所史漢迎下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

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

史古下有今字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漢書

鬢作須顏師古曰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

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漢書無數公

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

子孝仁敬愛士吳本作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

史同漢書作今聞太子仁孝恭敬

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史漢作







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顏師古曰。梟。謂最勇也。

健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

用。盡力其無功必矣。史無用字。漢書無盡力二字。臣聞母愛者

抱子。史漢抱子二字倒。此語出韓非子備內篇。作其母好者。其子抱。今戚夫人日

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史居抱二字倒。漢書無抱字。上終不使

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漢書無乎字。其代太子位必矣。

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漢書謂作請。顏師古曰。因空隙

時。黜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史倫作夷。諸將上有今字。顏師古曰。言故時皆齊等。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

使羊將狼。莫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顏師古曰。擊鼓而上。雖疾卧護之。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有上字。載輜車卧而行。顏師古曰。輜車衣車也。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

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

遣。史故作固。漢書惟下有之字。顏師古曰。惟思也。乃公自行耳。史乃作而。顏師古曰。乃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

頭。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

爭。

爭。

爭。

爭。

爭。



爭鋒。漢書下上，下有慎字。無作母。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

關中諸侯。兵。漢書無上。謂子房。史作上。曰。雖疾強起。卧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

傳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

之謀也。驥按。公下子。字疑衍。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元也。二年。悼惠王入朝。史世

家曰。齊悼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高祖六年立

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荀悅曰。惠帝諱盈。之字曰滿。

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呂后本紀曰。孝惠以

舊本帝下脫兄也二字。今據廣漢魏叢書本補。孝惠皇帝與悼惠王燕飲

禮。而自尤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乃進

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本紀曰。迺酌兩

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欲俱為壽。太后迺恐。

自起。後孝惠危。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

其鴆。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

畫酒中。飲之立死。廣雅曰。鴆雄曰運。雌曰陰。謹

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大息。內史參乘。世家曰。

史勲計。本紀曰。內史士。漢書又同。司馬貞曰。怪問

勲者名也。顏師古曰。內史。王官。士者其名也。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

邪。將亡齊國也。也。亦邪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

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張守節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姊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顏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公主湯沐邑少。顏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大王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邳上奏。張守節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說文曰。邳。屬國舍。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史曰。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荀悅曰。諱微之字曰通。驥按。叔孫微。刺微皆避其諱。稱通。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史曰。建元六年。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節。復倍約。不如勿許。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漢書曰。字長孺。梁成安人也。考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漢書韓安國傳。逆韓安國傳。逆作待。慢作媠。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漢書郡作竟。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及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誓首。



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漢書作陛下雖未臣聞

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

漢之大乎。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漢

無未嘗不。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師

古曰。樹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

之威。海內為一家。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驥按。

左。從遣子弟。築邊守塞。漢書遣。上有又字。顏師古

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顏師古曰。輓。引車也。而匈奴侵盜不

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吳本痛作恐。漢書作以不

威。今恐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誓首再

拜曰。不然。漢書以上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

高祖自擊匈奴。會天寒。士卒墜指者什二三。遂至

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使單

于闐氏圍以得聞。事見史高祖本紀。陳丞相世家。

張守節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

書匈奴傳云。蹋頰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

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漢書於作如。顏師

閑暇也。按積其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漢

歌。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漢書怒雖得天下



下為度者也。顏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不以己之私

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和親。約事。

詳劉敬傳。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

兵於嘗谿廣武。吳本嘉靖本無五字。下嘗作常。漢

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名。荀悅曰。文帝諱恒。之字。曰常。驥按。事在文帝十四年。五世。高祖。孝惠。孝文。

孝景。孝武也。無尺寸之功。漢書無上有然終二字。天下黔首約要

之民無不憂者。史曰。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亦黎黑也。孝文

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漢書悟下有於字。乃

為作故復合。顏師古曰。宿。久留也。驥按。在後二年。至今為後世利。臣以為

兩主之迹。足以為効。臣故曰。勿擊便。漢書作此二

為効矣。臣竊以為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

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

於患。高帝被堅執銳。顏師古曰。被。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以除天

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漢書作蒙霧露。沐霜雪。驥按。行

行。年之。歷也。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

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廣漢魏叢書本倪作視。倪。睨。通。說文曰。邪視也。孟子曰。眈

而不見。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

勢不便。吳本未。作未。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



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盖五  
 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  
 世之宜也。漢書作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顏師古曰。襲因也。教與時變。  
 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  
 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良。戍卒死傷。中國道路。  
 桴車相望。顏師古曰。桴。小指也。從軍死者。以桴送。我其喪。載桴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  
桴音衛。漢書高祖紀。九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桴。應劭曰。今謂之橫。魏志曰。給桴橫。殞歟。應璩百一詩曰。桴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此仁人之所哀也。漢書哀臣  
 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

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漢書什百。下並有者字。是故古之人君。  
 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漢書聖作祖。必擇語。作占。古語。顏師古曰。重猶難之也。自三氏之盛。吳本嘉。李。漢書氏作代。是。遠方  
 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  
 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漢書域作地。收作牧。顏師古曰。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漢書無者字。顏師古曰。亟。急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顏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  
 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漢書作至。如。焱。風。去。如。收。電。今使



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漢書

匈奴作胡之權。下有也字。顏師古曰。輕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為便。大行

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王逸曰。龍無角曰蛟。而鳳鳥乘於風。

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漢書無郊字。地方三

百里。知時之變。漢書時下有宜字。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史曰蒙恬

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曰蒙驁。驁子曰武。恬武子也。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二十萬衆。北逐戎狄。

取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以河為境。累石為

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城積木為寨。漢書作樹。揄為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漢書北作

於置烽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兠零。以薪艸置其中。常低

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

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漢書力作威。無也字。不

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漢書人作盛。遣

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

必不留行矣。吳本矣作也。漢書作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顏師古曰。留止也。言無

所礙。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顏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

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漢書善戰作用兵。安行定



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漢書作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

待其勞。顏師古曰。舍。止息也。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顏師古曰。墮。毀也。

故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

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史作強弩之極

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漢書衰。下無也。字。顏師古曰。衝風疾

風之衝突者也。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論也。孔叢子曰。縞之精白者曰縞。許

慎曰。魯之縞尤薄。盛之有衰也。漢書盛。上有夫。字。無也。字。猶朝之必暮

也。今卷甲而輕舉。漢書今。下有將。字。深入而長驅。難以爲

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顏師古曰。後利。

謂不及於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漢書作人馬乏。食。飢

勞以遇敵。正遣人獲也。漢書無飢以下六字。而有兵法曰。三字。顏師古曰。言

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漢書詭妙作繆巧。

則臣不知。漢書有也。字。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

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

風過。漢書作遭霜者。顏師古曰。言易零落。驥按霧恐露誤。清水明鏡。不可以

形遜也。漢書無也。字。顏師古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

漢書人作士。顏師古曰。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

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



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漢書作下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中之備。吾勢

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漢書

上。二當作營。下當作絕。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為擊之便。

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

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

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

空虛。道殣相望。楚語曰。四境盈壘。道殣相望。韋昭曰。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

殣之。杜預曰。餓死為殣。樸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

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

當今之務。務在禁暴。止檀賦。廣漢魏叢書本。禁。下有苛字。今乃

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

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

國之本謀也。通鑑武帝紀曰。征和四年。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先是桑弘羊言。輪

臺。東有溉田。可遺屯田。卒請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當今務在禁苛

暴。止擅賦。力本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漢書曰。車千秋本

姓田氏。謚曰定侯。一統志曰。長陵人。顏師古曰。佃。治田也。陳殷曰。輪臺。西域國名。接支渠。梨國。先欲

步兵屯。畊於此。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



百里。漢書本傳侯下有地字。史曰。主父偃強弱之

形易制也。史漢無也字。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易為滯亂。史漢驕下有奢字。急則阻其強。而合從。

謀以逆京師。史漢無謀字。今以法制之。即逆節萌起。前

日。鼎錯是也。史割下有刑字。本傳曰。鼂錯者。潁川

為人。階直刻深。孝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諸侯之罪。過。刑其地。於是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錯見斬

東市。顏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史作尺。寸。地封。則仁孝

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

消弱矣。史作實分其國。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

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

附益諸侯之法。急註誤其君之罪。韓策曰。註誤人

者矣。鮑彪曰。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

註亦誤也。父偃之謀也。

劉向新序卷第十

新序



矢部 蠡

島崎恒升

門人

遠藤 章

同校

山口 絲

右劉向新序纂註拾卷基不佞黽勉卒操

觚之業云文政辛巳仲夏

常陽

山口基謹識



余嘗邂逅于治老侯於金輪寺。時有武井千里共從焉。一見既知其才過人。而或於輕侮也。老侯歎毛八旬。遇余不淺。遂相往來者為千里恒信侍。因是狎之。不唯使令先焉。其志蓋在於



將暇。區救乃去。久。新捷。共。給。遂  
迎。西。響。固。非。子。里。之。所。屑。而。其  
才。之。流。露。膏。澤。致。然。耳。亦。何  
足。為。千。里。病。子。里。學。無。方。好  
讀。百。二。家。之。書。居。恒。謂。自。大。國  
至。荀。韓。淮。荀。法。之。等。古。人。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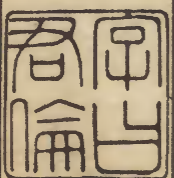
註。解。而。於。劉。向。獨。多。之。至。是。時  
邦。人。注。生。說。苑。而。未。及。新。序。豈  
非。遺。憾。乎。乃。博。引。旁。綜。積。思  
累。校。作。新。序。纂。注。由。于。寒。既  
寒。可。梓。如。夫。世。之。輕。浮。矣。率  
以。投。時。好。為。事。唯。執。近。之。書。是



親序  
集言  
二  
趨而於淳。唐以之。則樂未之高。  
商而不續也。之千里之舉。乃能  
如此。其好尚可知耳。矧於其  
夙夜立公。祖親具芟。出入無餘  
力者乎。今戾既為序卷首。而  
多為謹辭。未揚其美。生體

宜無。之系。之世。之視。子里。矣。於  
或者。少余。獨者。之。所。於。而。於  
形。往。志。亦。直。而。不。於。也。於。是  
乎。之。文。政。五。禩。歲。次。壬。午。仲

夏。松。平。定。希。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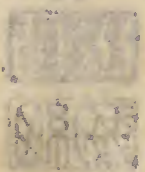


梧堂石川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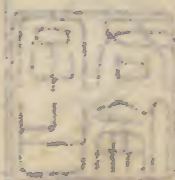




蘇武牧羊



蘇武牧羊



蘇武牧羊

蘇武牧羊

蘇武牧羊

蘇武牧羊



